春在堂襍文

春在堂襍文三編卷一

德清俞樾

上虞重建儒學記

惟　聖清稽古若時敦崇聖緒設教導化敘經志業天下郡縣無大小咸建學典墳旣章禮樂具舉和化普暢雍雍如也有邑於曹娥江之東者曰上虞稽之志乘蓋猶秦之舊縣厥地負海島嶼綿邈林麓黝儵民風敦龐士習修飭學庭顯敞悉如典禮若節春秋以上丁舍采祁祁髦俊巾卷在庭耆德故老於是觀禮咸豐之季粵寇雲擾皓壁頹垣毀於兵火講舍邱墟生徒離散無

何大亂底定乾淸坤夷頹楙舊制有待修復邑令王公下車伊始周觀橫舍慨然太息乃諮乃諏進縉紳耆老而謀焉爰有邑人王君某爲之籌費用集貲財木石粗給畚築始具又有邑人連君某理而董之是時文武官廨同時營建皆由連君敦理晝夜不輟寒暑無閒盛夏烈日中猶躬親簦笠往來逵觀未帀一歲厥功告成不雕不繪體尚質之意背厰就攻昭子來之義故時崇聖祠規模卑隘殲而大之高堂邃宇有加於舊徵文於余用紀本末余惟先舅氏姚公光晉字平泉曾秉鐸於茲上至今多士謳思弗諼余昔避寇亦曾假一廛焉以瞻

以儀樂觀厥成故述斯記俾刻之石

鎮海尊經閣記

秦王既毀道在遺文小戴禮有經解之篇經之名所由立矣歷秦閏位焚如棄如炎劉代興稍稍修葺七略之作二曰六藝師古曰六藝六經也然樂經亡而經之存者五漢藝文志有五經雜議十八篇蓋自武帝置五經博士而石渠諸儒所論說者惟五經矣乃史家記載或云七經或云九經後世就釋文敘錄所列分三禮三傳而六之去老莊進孟子而十三經之名立　國朝因之上自太學下至郡縣學官師以此爲教而士以此爲學

經正民興可謂盛矣凡郡縣學咸建尊經閣以庋諸經俾多士得以誦習於其中意甚善也鎮海之爲縣亦甯波一大邑也民物昌阜人文日新其縣學明倫堂後故有尊經閣其始建於何時蓋不可考明嘉靖中邑人薛文介言於都御史溫公檄縣重建而文介爲之記自嘉靖至今三百餘年閣廢久矣又自明倫堂改建後堂基恢拓并閣之遺址亦不復存光緒五年邑人劉君茂榕言於陳君某曰吾學無尊經閣於制未備明倫堂後固無餘地而泮池之東有鯤池書院者去黌舍百步而遠尚有隙地可以建閣今雖無文介其人然學校之事責

在吾黨盍圖之陳君曰然爰告之衆衆論翕合乃相陰陽乃卜時日乃庀羣材乃鳩衆工歷若干月而尊經閣成規制崇閎丹雘絢爛落成之後購經籍以充牣之凡歷代國史以及諸子之書諸家之集亦略具焉以經統之所以尊經也美哉斯舉乎是可與文介匹休矣余研求經訓沾沾於章句之末未足以窺微言大義然竊謂人材之盛衰由於經術之顯晦茲閣之建豈獨有舉無廢存學校故事已哉異時邑中人士有以文章勛業顯者必自此舉始之矣余故書其建閣緣起刻石閣下俾後之人知余言之有驗也

孫文節公祠記

咸豐五年吾師孫文節公以安徽學政死寇難
顯皇帝憫焉　賜諡　賜祭葬　賜世職悉如典禮於
原籍原任地方　敕建專祠春秋致祭所以勸奬忠臣
風厲百世意深遠矣太平府爲公駐節之所宜建祠宇
當塗縣知縣張君肇桂從士民之請請於大府祠公於
采石磯既得請乃於太白樓後卜地而經始焉鳩工庀
材百堵皆作棟宇既立俎豆以陳而使樾記其事於石
謹按公姓孫氏諱銘恩字蘭檢江蘇通州人也道光十
四年中式舉人其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已而

遷司業遷右中允遷右庶子遷翰林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遷詹事府詹事歷官清要垂二十年入則稱筆出則輶軒光譽令問溢於朝野道光三十年英人之在閩者欲賃居城中神光寺寺故閩士讀書之所官已諾之士乃大譁公言於 朝其事遂寢咸豐二年公由廣東正考官還 朝時粵賊已出岳州東下陷漢陽府公請於九江以下沿江兩涯多置木簰支帳屯兵蟬聯魚貫綿亙數百里東江面而窄之并條陳用簰之法凡十二事 朝廷以公知兵可大用遷內閣學士權工部左侍郎授兵部右侍郎會安徽學政缺員 詔命公往瀕

行入辭　諭以安徽寇氛方熾學政無守土之責如遂
梗可迂道行公叩頭謝曰蒙　天恩體恤臣不敢稍有
趨避既至皖皖中大吏皆以安徽學政駐太平府而賊
據金陵爲巢窟太平與之逼近城郭不完兵餉俱乏勸
勿遽往公不可遂至太平受事召縉紳耆老激以忠義
命之捐力以衛鄉里出白金千爲之倡名捕其與賊通
者置之法部署粗定而蜀兵之亂作其時大營餉匱兵
勇多逃逃則爲草竊姦宄當塗令王乃晉廉知蜀兵劫
城外居民捕三人讞之而蜀兵三十餘人入縣署劫之
去旋闖入學政署皆手白刃勢洶洶公從戈鋋中出坐

堂皇間故衆氣懾乃呼寃公詰其魁則明正邦讀利中

也乃而諭之曰有寃固宜雪然白晝擁兵入使者署大

不道罪且骈死矣兩人見公神氣嚴凝不敢犯願俟察

治卒其衆出越數日又有熊正武三人者亦蜀人也擁

衆數百至稱奉蘇將軍檄自爲一隊隨地殺賊立功公

曰太平甯國見但無賊至此何爲廬州府新被圍汝曹

欲立功盍如廬乎命巡捕官爲之具舟舟具皆帖然去

公之處危城中遇事鎮定如此四年三月有詔　命公

協同前任河道總督潘錫恩守徽甯諸郡而公陳情之

請適至先是公父光祿公與公同舉於鄉後公十年成

進士授知縣不赴里居養痾至是年六十有六矣臥病三月不愈公不得已疏請省覲而不料前二日適有防守徽甯之命也疏入忤　上意命如所請俟銷假日降補三四品京堂公拜命未踰月代者未至而太平府陷從者以公已開缺請避之公曰吾一日未去官即一日不出此城寇至吾死之亦以明吾心也及寇至公衣冠出坐大堂賊擁之去僕范源從既至金陵賊皆稱公爲忠臣勸之降公大罵不屈遂與范源同遇害是歲七月我舟師奪獲賊首秦日綱之船於船中得衆賊奏稿一册五月二十四日有楊秀清等會奏之稿言公死難本

未甚具五月二十四日實五月十五日賊從天主教撫
閏月與時憲書不同也　欽差大臣向公安徽巡撫福
公以聞　璽書褒獎與禮優渥公雖死而公之心白矣
余不禨當太平府北公仗節死難實經臨其下靈爽所
憑其在茲乎廟食千禩禮亦宜之檄以道光三十年會
試出公門下受知遇最深追惟盛德爲之流涕敬述大
略用懲來者俾後之人拜公祠宇想其生平頑廉懦立
禆益名教於　聖世褒忠勸義之意或亦有當與

鎭海李氏養正義莊記

自范文正創立義莊之後近世士大夫多踵而行之者

而吳中爲文正故里義莊尤盛余自僑寓姑蘇見搢紳之家義莊林立其官大者或自言於　朝不者則介疆吏以聞　璽書褒美傳示家乘何其盛也及余與修鎮海邑志乃知鎮海李氏亦有義莊之舉而疆吏不以上　朝廷未之知同一義莊何顯晦之不同邪然則余安可以無記李氏之在鎮海聚族而居者數百家生長海濱率以煮鹽爲業故貧者居多有弼庵君與弟也亭君以貨殖起家謀建義莊未果而卒兩君有賢子曰聽濤曰梅塘承先志卒成之都凡置田二千畝歲入穀四千餘石分給貧者生無以養予之粟死無以斂予之棺以

所入較所出僅足而抵餘則又儲金數萬兩備異時之恢拓焉乃卜吉地建屋宇署曰養正義莊其中爲堂堂有樓麗廔開明前後洞達南挹太白北抱筮山左右眺大海極登臨之勝俾一族之士角文藝於斯樓樓之前鑿池於庭面以小軒以待賓客設義塾四塾各一師選族之秀者使課之讀讀則分課食則會焉創奉彌庵也亭兩君東主於義塾之堂歲時祀之禮也嗚呼觀於李氏之義莊洵所謂意美而法良者矣夫君子之爲義也非以爲名也何爭乎顯晦之迹也哉然而彌庵也亭兩君之高義與聽濤梅塘之善承先志則固不可以不記

也余舊史氏也記述吾職其敢遺諸因書其事之本末著於篇并附諸縣志俾後有考焉

鎮海方氏寶善義莊記

余自與修鎮海縣志始得與其邑之賢士大夫通東脩之問知其人多富而好禮肫肫其仁往往有置義莊以贍宗族者余於李氏之養正義莊已爲之記矣居無何又有以方氏義莊告者方氏世居邑西之柏樹村有曰鑑航君者諱亨甯字建康鑑航其別字也孝弟義俠邑志有傳晚歲嘗議建家祠纂宗譜創義莊未果厥志㫋忽徂逝有賢子曰仁詰字仰喬念古人堂構之言又感

詩人葛藟之義乃覆然隕涕曰是余之責也夫是余之責也夫凡鑑航君所欲為者次第成之末乃及於義莊蓋其事愈巨而為力彌艱矣先置義莊之田自割膏腴之產凡一千畝而其從弟名承者其從子名瀛者各助以田百畝尋較田一千二百畝乃營義莊之屋其屋五十有七楹前後中正屋九楹左右旁屋三十有六楹又為倉屋十有二楹繚以周垣榜其外曰賓善義莊土事不文木事不鏤而高堂邃宇望之翼然庖湢井匽罔不膀飾過者美焉乃定義莊之條例略如范文正成法而損益之凡族之鰥寡孤獨廢疾者貧不能自存者月有

餽餽以米死不能歛者予之棺久而不能葬者予之瓶與石其子弟之秀者置塾於莊命曰正性延師而教之族中之人有應試者自試於縣府以至試於禮部皆有佽也烏乎斯可謂法良意美者矣余讀蜀志稱許文休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又讀唐書稱李英公所周給無親疏之閒方氏此舉何媿斯言鑑航君可謂有子矣義莊既建乃奉鑑航君栗主於堂春秋祀之禮也余舊史氏也粗習紀載之文李氏之莊既爲之記則於方氏之莊義不得而辭故書其本末刻之石

鎭海試館記

功令凡歲陰在子卯午酉之年聚天下郡縣學生而試之於各直省是爲鄉試子卯午酉之明年聚鄉試所得士而試之於禮部是爲會試凡鄉會兩試爲士子出身之途海內之士爭趨之然自各直省至京師皆有會館以弛其負擔而自郡縣至省城則無有焉其挾冊負橐而來者求一廛之庇而不得擔簦躡屩屏營歧路間嘅憊矣此試館之所以始也吾浙鄉試之士莫多於甯波一郡其於省城有試館者惟鄞與慈谿而此外各縣無之鎮海於甯郡亦大縣也縣人兵部郎中贈榮祿大夫夢香方君始創試館之議未就而歿其哲嗣正甫觀察

慨然曰此余之責也夫乃買仁和縣平安坊黃氏老屋一區而改築之其地曰純陽庵巷屋背西而面東外爲大門門有樓以祀魁星是爲魁星閣由門而進爲笙鹿堂堂後復有門額以四字曰羣賢畢至由門而進則爲樓屋樓上祀文昌之神是爲文昌閣樓下則奉鄉賢栗主於其中春秋祀之又進則亦爲樓屋於樓下奉婁香篤部栗主亦春秋祀之崇德報功禮也其旁有便坐以待賓客其後則庖湢井匽罔不肸飭士之以鄉試至者咸於此少休焉廟居者聽之悉視鄞慈谿之例都凡黃氏屋下地二畝有奇又朱義功戶下地七分有奇其外

餘地又三分有奇實得地三畝有奇歲輸糧如額其規
條經費及館中什物悉以辦籍之經始於光緒二年至
五年三月而成凡費緡錢一萬餘貫烏乎正甫可爲能
成先志矣夫外郡縣之人之至省城亦猶外省之人之
至京師也余從前驅車入春明門輒就會館而僦寓焉
然則省會之不可無試館從可知矣顧安得每縣悉有
如方氏父子其人者乎鎮海固爲人文所萃而試館既
建則應試之士必益多異時科第之盛甲於浙東可以
此徵之方氏之澤孔長矣余故書其本末而勒之石俾
居是館者毋忘其所自始也

方正甫觀察生壙記

觀察方君既營生壙而屬余為文以記之或曰墓志非古也況生壙乎余曰不然生壙之作始於趙岐而後世若虞照鄰司空圖皆嘗為之韓文公之子昶并自為墓志然則生壙之有記奚不可者雖然必視乎其人夫人苟無卓犖可傳之事則死而志之亦諛墓也其人苟有可傳則及其生存之日敘次其事俾過而讀之者歎羨其賢而願友其人君子固有取焉此余所以樂為方君述也君名義路字正甫浙江鎮海人世居西管鄉柏墅村高祖上曜曾祖元祚祖亨學俱　贈榮祿大夫考仁

榮字夢香輸家財助餉興授光祿寺署正累遷兵部郎中以子貴　贈榮祿大夫夢香君賢且才常居滬上其季父介堂君兄潤齋君先以貨殖起家夢香君復擴大之遂巨富性好施與有義舉必先之君侍夢香君於滬日習其所爲亦勇於爲善今滬上有四明義莊自君成之也夢香君以邑人之秋試者衆而省城無館舍以迎負擔議建試館未就而歿君慨然曰是在我矣嘗析產時即割巳貲萬餘金洲僦之越數年遂築鎮海試館於仁和之平安坊承先志焉孝也恤寒士焉仁也此一舉也仁孝備矣又置義莊以贍其族人其於塗之人則寒

者帛之饑者粟之物故者櫝之暴露者揭而埋之其樂
善好義固由秉夢香君之教亦其天性然也至其臨大
事決大疑則不動聲色而所擘畫悉中款綮近而江夏
遠而滬瀆又遠而漢口咸置廛舍貨別隧分賓客之司
會計者無慮數十人無不當其才故事無鉅細悉有條
理每當諸務叢襍千緒萬端而君從容應之剖豪晰芒
部分如流雖老於事者或謝不如而君之年固甚少也
其居家也事母以孝遇宗族戚黨以和而敬其待人也
以誠故能恢宏先業自顯於時由國子監生加國子監
典籍銜以同知試用於福建　賜藍翎易花翎晉加道

銜嗣由侯相左公奏保　特恩予三品銜加四級　授
資政大夫晉榮祿大夫配吳氏封淑人晉一品夫人
非君器宇恢衍識量淵深何能遭際　盛時致身通顯
若是哉子二人長積驊爲君側室吳氏出聘戶部福建
司主事慈谿張君宏訓之第三女次積敭聘郡學生慈
谿楊君家騋之長女君以五叔父無後故以積敭後之
禮也女子二人皆許嫁同邑人長婿乃江西廣豐知縣
同治辛未進士陳君聿昌之子次婿乃兵部職方司郎
中鄭君受祺之子家門鼎盛姻婭皆貴顯君又富於歲
月祥源福緒正未有艾而君有驟於世之營營者何惑

於堪輿之說拘忌陰陽時日積久不葬爲識者所譏是以旣營先隴即自造生壙於杜山之原其所見可爲達矣余去歲亦營生壙於錢塘之右台山自惟碌碌無可稱道故惟以詩紀之而已若君之行事乃所謂卓犖可傳者余舊史氏敢以不文辭乎惟君之齒猶未也異時耆年舊德推重一鄉顯融光大必當不止於此余姑以此言爲乘韋之先也

鎮海鯤池書院記

鎮海梓山之陽有鯤池書院焉始建於乾隆之初爲岐川書院後改今名院中奉沈端憲黃文潔二公栗主春

秋祀之皆鄉先賢也咸豐十一年毀於兵大亂既夷百廢草創釐補穿敝日不暇給顧瞻講舍猶為邱虛牧兒樵豎蹂刈其下過者唏焉邑有傅君同昌暨曰昌珩者昆弟也富而好禮趨義若不及乃喟然興歎曰有舉無廢舊貫必仁倘廢道觀尚或新之況先儒俎豆在堂諸生巾卷在庭而使兔葵燕麥搖蕩春風責在吾黨其敢忘乎爰出巨貲庀材鳩工經始於同治之十年凡用錢四千餘緡踰年而竣功前堂後室悉還舊觀材美工巧有加於昔落成之日仍奉沈黄二公栗主而祀之如故事焉禮也精廬既建多士咸集挾册負槖諷誦相摩僉

已是不可以無記乃以屬樾樾嘗與修鎮海縣志故於其本末粗能言焉自來講學家每以沈端憲黃文潔兩公學術微有異同爲紫陽之學者率右文潔而左端憲嗟乎尊德性道問學聖門本爲一事斤斤於朱陸之辨已爲多事況沈黃兩公同爲鎮海先賢其在古制皆所謂國故者也鄭康成解國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古人釋奠於學必祭之沈黃兩公之在鎮海庶足以當此鎮海之士讀兩公之書而各有得焉則於沈潛高明一無偏倚進於聖賢之域不難矣又何事斤斤辨論於其間哉樾考之舊志其地在前明爲純陽閣後又爲蹕

漢學今一變而爲諸生橫經講藝之所非吾道之光歟然則居斯院者但當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以尋兩公遺緒勿執門戶之成見入主出奴而轉爲異端之徒所竊笑也繼莊何陋儒何足言學於兩公學術之異同不敢輒有辨論而嘉傅氏昆弟之意若無文字紀述懼不足以垂久遠故不辭而爲之記自茲以往學術昌明人文益盛庶不墜沈黃兩公之遺風而傅氏昆弟重建書院之雅意亦可以無負矣

半[illegible]記

往歲余卜宅於姑蘇得倉米巷老屋一區僅以千緡易

之而稍修葺焉後得地於馬醫巷乃罷前議未幾復經
其地則石工木工咸集其門築之丁丁聲達於外問之
則曰史方伯所爲也逾年而方伯果來訪余於曲園則
偉堂史君也其人和調而不緣谿盎而不苛與余一見
如舊相識越日報謁登其堂藻室雕椽綺疏青瑣赫然
改觀余乃歎曰地果以人美乎使曩者爲余所得則因
陋就簡不過環堵之室辟潤濕闌風寒其能崇麗若斯
哉已而方伯索余書榜曰半園草堂余率然寫付之亦
不知所謂園者何如也今年春余往過之方伯欣然曰
吾園成矣盍一游乎乃與偕往園在屋西所謂半園草

堂者園中之主屋也其屋南嚮東北有小室曰安樂窩
迤東有屋三間曰選讀書齋又以修廊屬之中有小亭
二曰風廊月榭東南隅有室正方前臨荷池後栽修竹
以竹與荷花皆有君子之稱因名之曰君子居其西南
隅有屋如舟顏曰不繫舟從其後繞出西廊有樓屋三
重其下層顏以四字曰且住爲佳中曰待月樓上曰四
宜樓憑欄而望則闔廬城中萬家煙火了然在目矣斯
園也高高下下備登臨之勝風亭月榭極樓柏之華觀
吳下諸名園無多讓焉余曰此卽所謂半園者歟君曰
然余曰園至此歎觀止矣奚以半名君曰不然吾園固

止一隅耳其鄰尚有隙地或勸吾能而有之吾謂事必求全無適而非苦境吾不爲也故以半名吾園也余因喟然而歎曰美哉君之名斯園乎老子曰知足不辱禮記曰知不足然後能自强君之名園具此二義矣君請其說余曰以君之力固足以籠有餘地乃自守其半不求其全此君之知足也然君之園視吳下諸名園固無愧矣君乃以半名之曰吾園固止一隅耳此又君之知不足也合知足知不足兩義而君進乎道矣余於焉踏巷乎治曲園聊援老子曲則全之義以解嘲聞君之言不禁爽然自失也

李弼庵墓志銘

君姓李氏諱承輔字弼庵浙江鎮海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有潛德君幼而孤家貧甚恃其母葉太夫人織紝以食君與厥弟也亭君同力作以助之故廢鉛槧之業已而也亭君游於滬以貨殖起家君喜曰諾樂生者不難吾弟之詘矣吾弟幹乎外吾筦乎內吾家其昌乎於是乎治家政皆有條理督率子弟誼以身先之能學者使之讀不者使之商數年之間家果大起咸豐同治間軍事方棘君輸金數萬供資糧屝屨之需　朝議嘉焉優敘如例時太夫人猶在堂以八旬老母膺二品之封

鶴髮朱顏拜伽翟茀鄉里榮之及太夫人歿君年逾六十矣曰處苫塊爲孺子泣人或慰之君曰吾少寒微吾母撫掬以長養我今幸稍贏餘而不獲奉母至百年此恨豈有極邪與弟也亭君終身同居垂老無閒以故居湫溢廓而大之重甍高閣望之煥然別治家廟以妥以侑若節春秋修饋食之禮份如也自奉儉約而好施與矜孤卹老施而不德貧賤之交恒滿坐上晚歲議立義莊與也亭君謀之欲得十畝之地斡建屋宇而求得其地俄也亭君卒君慟之甚未幾亦病同治十一年七月之晦啟手足於正寢年七十有七君娶于張生丈夫子

三源國學生江蘇補用同知加鹽運司運同銜　賜藍翎易花翎泝國學生同治六年補行二年浙江鄉試中式舉人光緒二年進士戶部四川司兼山東司主事沭國學生福建補用同知女子子三人沈建勳向照青林長洲皆其壻孫五人昌祥葆祥詠祥質祥燕祥某年月日源等葬君於某原兼爲張夫人營生壙於其右以狀乞銘銘曰

惟孝惟友任恤睦婣君之內行朓朓其仁積善成德獲祐於天以昌其家以康其身我銘其幽昭示億年鬱鬱宰樹庇其後人

李也亭墓志銘

嗚呼吾嘗銘弼庵君之墓矣有云厥弟也亭君以貨殖起家者今又得而銘其墓按狀君姓李氏諱容也亭其自號也少穎異有幹才八歲而孤侍母葉太夫人機杼以生十三歲棄柔翰而賈于瀘挾貲北行歲獲利三倍家驟富然君雖商也而實具經世之略往來南北洋凡島嶼之險窖潮汐之上下皆熟察而默識之道光二十八年閩盜起君請於大吏造戰艦募死士出洋擊之戰屢捷閩盜燬焉咸豐三年粵東盜復熾君又捐貲置輪船栽習流之士追盜於山東粵盜亦殲當是時 朝議

以運道多梗議轉漕於海大吏知君才命董之是歲艤附上海乃移運於婁江與其役者皆慮劉河淤淺懼不行君所部船獨先進餘船從之漕事以濟及官漕復上海君贊襄善後之事仍董海運如故於是江浙諸大吏疊以君功上於 朝賞六品銜加鹽提舉銜旋擢鹽運司運同 賜藍翎易花翎而君恂恂如平常與人交有終始嘗與人共居積其人以他事亡其貲君分財直多與之論者謂有管鮑之風葉太夫人沒君時隔重洋八百里自雇輪船奔赴及至家猶及視含斂鄉里稱其孝焉與兄嘅庵君白首同居門無異爨視兄子如己子謂

彌庵君次子燫也才尤愛之曰吾家千里駒也爲捐郎中使宦學於京師後果成進士官戶曹有聞於時云先是族無家廟君與彌庵君創爲之又議立義莊未果而卒諸子遵先志成之君卒於同治七年八月甲寅年六十有一以子嘉貴封榮祿大夫娶欒氏繼娶彭氏俱封一品夫人子一人嘉也國學生江蘇補用同知　賞三品冠服由藍翎　賞花翎女二一人適張錫璇孫六人兆祥錫祥增祥慶祥瑞祥鴻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原嘉以狀乞銘嗚呼如君者豈獨以貨殖起家云爾哉蓋古所謂豪傑之士也彌庵君之葬余既銘其墓矣安得辭

辭以識君之幽宮乃爲銘曰

古有巨商國受其福弦高犒師功在鄭國惟君之才兼有其識雖隱於賈時議翕服當咸同閒時事孔亟雲帆轉漕籌鋋殺賊君與其事事無不克宜受褒揚亦敕有施子子孫孫食其舊德我作銘詞垂諸罔極

靳君芝亭墓誌銘

君諱芝亭字嵐友姓靳氏其先山西洪洞縣人也明永樂初有諱尙賢者始遷居山東東昌府館陶縣遂爲館陶人曾祖宗魁祖福生父館陶縣學生廷相並以君貴累　贈資政大夫曾祖妣杜祖妣劉妣張與李累　贈

夫人自曾祖以下咸高行篤學鄉里稱焉君所產齔敏達異常兒事其親蒸蒸其孝事其二兄温温其恭年二十有一試於縣冠其曹故事縣試弟一者必補博士弟子員而君適丁父憂未逮乎學使者之試及服闋仍寘然以縣試弟一藉諸生俄餼焉充道光二十九年拔貢生踰年　朝考用教職咸豐二年選授濟南府禹城縣訓導旋攝陵縣教諭所至以祗學礪行蒸惇其士而是時粵寇已踞金陵爲堀穴分兵北犯焚火及高唐州山東巡撫崇公檄君至軍使治軍書會和碩僧親王督師山左錄君功以聞　詔以知縣用加直隸州銜七年選

授安徽涇縣涇故與賊密邇君拊循其民教以句卒搏力之法使扼要以守高其壘廣其塹徼千數甲峙其糗糧終君之任賊不得進九年江南鄉試借浙闈以行君與其事事已奉檄偵賊於常州曾文正公督兩江以軍營尤重火器設子彈局以君莞之敘功升直隸州知州馬端敏公久于皖知君才及其撫浙也以公牘調君往命治儲胥時浙中初定吏治尤亟公言於　朝留君浙江權海甯州事以人與地宜遂借補焉州城濱海亂後塘圮海水衝入蕩田廬毀城郭君白大府先修縴城石塘復築大小山圩以衛民田竟內瀦水停滯咸疏濬之

以障以泄海不爲災而田疇饒衍舟楫通利農夫忭於
野行旅歌於途君曰民懷生矣是宜教之舊有安瀾書
院亂後鞠爲園蔬君修復横舍採召生徒月必有試巾
卷盈廷儲金錢若干爲母入其子爲書院費然君在官
弗取焉師儒脩脯諸生膏油悉捐券錢與之曰勿用其
子母錢愈饒庶無匱乎安瀾而外精廬校舍所在多有
曰雙山曰龍山曰仰山一視此君官海甯九年自學校
倉廥下及管子書所謂慈幼恤孤養疾之法罔不畢舉
積優成勞以卓異聞且敘堤工之功擢知府大吏又颺
言於　朝曰是其於民也盡心焉耳矣有　詔送部引

見而州之人刱君嘗去也籲於臺司願如潁川借寇恂故事不可乃刊石勒銘以識去思又爲君設位於安瀾書院中俎豆而尸祝之用于公生祠之例也觀州之人之惓惓於君則君之治州者可知矣後以會辦石塘加三品銜會東塘海防同知缺員以君權之杭所屬海塘分爲三曰東曰西曰中而東塘尤險光緒三年五月潮風大作塘上木石飛走如簸海水鼎沸柴塘蕩蕩然陷而土堰一綫亦兀兀動君晝夜立風雨中督丁夫修築不遑暇食卒轉危爲安用是功陟監司而君之精力耗矣四年五月得疾遂不起於八月癸卯卒於官君生平

輕財重然諾寒門後進多所識拔尤篤於宗族一族二百餘人歲饑饉輒計口授之粟病中尚念晉豫大祲輸金賑之　朝廷嘉其義　賜花翎以獎焉元配梁夫人生子曰喆以後其兄繼配吳夫人生子曰珏妾王氏生子二曰琦曰珂珏與珂皆諸生女子子四人君歿之明年珏等奉君之喪歸葬於館陶縣蔡家口祖塋之側梁夫人祔焉乃以狀乞銘於余讀君之狀歎君之賢而才是合銘法矣銘曰

大亂之後是需循吏循吏而才無出君右君治鹽官曰教曰富以穀其民以秀其士民不曰官曰我父母鯽渚

鯊濤大波怒起而君游之巇險不治有桑滿睢自未盈歛惟君之賜非神之佑丹旐北歸封棠斯在父老謳思來何不再銘其幽宮用示千載

兩浙鹽運使高君墓誌銘

君諱卿培字滋園姓高氏安徽貴池人也曾祖懷撲祖君輔並有潛德父燦歷官浙江海鹽餘杭天台縣尉所至有聲三代並以君貴　贈如君官君生而明敏讀書能通大義少孤奉母陳太夫人家居以貧故不克事章句之學然誌氣磊落與常兒異年甫弱冠襆纍游京師則名姓已隱然動公卿間道光二十三年入貲以縣尉

發浙江試用卽奉檄攝南潯巡檢旋補西水驛丞會陳
太夫人卒以憂去官服闋仍至浙江當是時粵賊已踞
金陵爲巢穴東南諸行省咸震動浙與江蘇江西安徽
皆接壤議防議勦日不暇給尤苦無餉乃設局專治其
事曰籌防曰助餉君從事於中器幹恢張綜理微密不
苛征於民而財用充牣大吏倚之如左右手疏薦於
朝以知縣用俄擢知府　賜戴孔雀翎咸豐之季杭城
再陷君皆以勸捐備餉在外不及於難然顧大局糜爛
江浙明無可以辦賊者而湖南自曾文正公起義師名
將雄出士氣奮揚君默計異日爲　朝廷滅賊奏中興

之功者將於此乎在乃如楚會今相國一等侯左公帥師入浙知君之才詔君曰用兵必先裕餉餉之所出惟鹽惟釐君在浙久熟其利弊今以此二事專屬於君君其勉之君感左公知遇亦力以自任所謂釐者計商賈所廢者百物千而入其一是謂抽釐而浙中以絲茶為大綱乃明定章程斷若畫一至今遵守莫能易也鹽則鹺綱廢弛引商疲病乃改行票運仍援引抽釐鹽茶兩課歲入四百萬左公一軍糗糧楨幹無闕於供士飽馬騰所向克捷未逾再稔全浙廓清固由師武臣力之故而君之功亦非細矣左公上君之功　詔授兩浙鹽運

使君益以廉節自厲又以畀簽爲　國家大利宜籌經久之計票運可以濟變難以持久力以招復引商爲專中閉兩權臬使事析歷禁悍不爲苛察徼繞之政時論稱焉僉謂封疆之任非公莫屬行且開幕府受節鉞而君以積勞得目疾又傷長公子之秀而不實目疾益甚遂引疾去官求竟其用海內惜之逾年大吏又強起君使督辦鹽局君不獲辭又莞局務者數年所用惟悃愊無華之士其夥吏擾民者率罷斥之故君在鹽局民無謗言至今浙中推善治鹽者蓋無出君右云君雖服官數十載無中人之產蕭然不異寒素以故里無一

祿之底而其仲子以鹽運副使需次兩浙乃遂僑居於杭相國左公以君歷年籌辦協餉厥有成績颺言於廷　詔賜二品冠服旋以　覃恩封榮祿大夫君謝事家居惟與諸故舊銜杯酒敘殷勤頤性養壽宜登耄耋乃感疽腿之疾緜歷數年於光緒六年四月戊午卒於家年六十有六娶陳氏繼娶袁氏皆封一品夫人子二人尚綸貴池縣廩膳生候選郎中早卒尚縉兩浙候補鹽運副使孫二人春榮春森某年某月尚縉等葬君於杭州之某原以樾雅知君具狀乞銘銘曰

我交於君由王文勤君賢且才文勤貫云惟君服官垂

三十載積優成陟官蹟咸在其蹟伊何在浙西東統籌全局佐成大功厥功伊何功在轉餉餉以不匱師乃用壯文勤之殁我文其碑今君逝矣我又何辭鬱鬱佳城森森華表銘其幽宮萬世永保

柳母俞太宜人墓誌銘

柳君商賢以狀來乞銘其母之墓而又以不合葬懼不當於禮就樾而諮焉樾曰合葬禮也雖然唐嚴善思述古葬法有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今太宜人之殁距先德之葬不已久乎卜地別葬禮固宜之惟古人誌墓之文詳於夫而略於婦婦從夫也今旣不合葬

而太宜人之令德又於法宜銘則固不得而略譔按狀
太宜人姓俞氏棐縣人歸柳府君為繼室府君初娶金
氏生二女而卒宜人撫二女如所生已而生二子三女
長子商賢也次曰養賢道光十九年秋九月柳府君病
宜人日夕侍歲暮病日篤自歲盡前一日至明年三月
庚子柳府君卒凡七十二日宜人無一夕帖枕席臥繇
是得奇疾臍中出水甚者流血自度且不治盡籍所有
歸之兒公時商賢才七歲養賢四歲兒公二人勉以撫
孤子乃稍稍進飲食厥疾有間然瘦癯日甚欒欒然終
其身其自奉也儉非祭祀非賓客庖無肉也而遇有應

出之費必與兩兄公均命二子從師學業藝將腆修脯子若女婚嫁皆以時其治家也勤井臼爲鍼管線纊焉朝莫恆於斯及子納婦始以家政付之然未嘗一日出以嬉也方蘇郡之陷於賊也所居橫金鎮距城遠地且僻寇蹤猶未至城中避寇者咸來歸族姻畢至宜人皆納之其素不相識者挈率而來亦舍以外舍無慮二百餘人既商賢等謀奉母至滬族姻或尼之宜人曰從子順也遂行行未币月聞故里被寇宜人念親故流離悽愴不樂遂日益羸病矣同治二年江蘇平復還所居戒商賢等曰大難獲免幸也毋躁功名毋騖交游修身讀

請繼先人志足矣七年商賢等以宜人守節年月籲大府聞於　朝旌如例十年商賢舉於鄉明年試禮部罷歸宜人曰吾固不望汝以祿養也是時宜人益衰老其年八月病藥之不瘳遂勿藥謂商賢等曰吾志願粗慰死亦無憾何藥為九月甲辰卒年六十有一商賢以舉人揀選知縣充　國史館謄錄議敘太學生民次女壻曰錢榮高曰王汝銘三女許嫁錢國桂未嫁殤其金宜人所出之二女長亦殤次適俞繩祖凡子女非所出例不書宜人視之如己出故書孫二曰紹澂曰紹浞孫女二初柳府君之歿也與金宜人合葬先塋地稍卑下宜

人遺命毋合葬光緒三年冬十二月甲申喬賢等葬宜人於吳縣高峯山來告窆乃銘曰

昔宜人之喪議稱繼毋余曰不然是視其子子實所生何繼之有今宜人之葬或議其不祔余曰不然是所以嚴其父不震不動安先人之遺魄惟宜人之賢有以詒其後人維子之孝不違而道我作銘銘其幽以此義垂千秋

訓導謝君墓表

仲諧謝君之卒也吾鄉陳無軒先生既爲文以誌其墓矣至光緒改元之三載距君之卒六十年而其孫駿德

復求余文以表於其墓之原君姓謝氏諱僎賢字仲[illegible]
浙江鎮海人其先吳人也始祖字自宋建炎中官於是
乃家焉傳十有五世而至於君君祖諱泰宗考諱佑續
佑續生三子君其仲也大興朱文正公視浙學取君爲
縣學生逾十年又受知於儀徵阮文達公以君熟於周
禮能言成周爵祿之制置高等補廩膳之額嘉慶六年
充歲貢生議敘儒學訓導然卒不仕讀書樂道以圖書
字畫金石自娛名其所著詩文曰秋鳴集其他討論經
史自記其所得者曰瞥觀集定海黃君式三篤學士也
嘗稱君能集古人所長不偏於一則可知其所學矣其

爲人也孝於親友於昆弟伯兄早世遺二子一女撫之成立有再從嫂嫠也而貧月繼之粟有六世從祖絕無嗣失其墓君詢於故老走數十里於崩榛荒蔦中爬羅剔抉而墓碣見視之信也歲時祭拜如禮佃者欒某卒其妻寡居子始齔君憫之歲蠲其租鎮海故事輸稅以錢吏故昂銀之直浮於市賈者倍蓰其納糧也輸三斗粟不足當二斗君言於阮文達裁抑之謝氏至今賴焉又以謝氏先世傳誌多出吳梅村黃梨洲姜西溟諸公手裒集其文而迻書之或有墨跡在雖殘闕必加標飾梁山舟學士見而歎曰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然性嚴

重尤嫉惡有疏族某横於鄉里每來必予以錢米歷乃去及君之父卒益無忌來益數君年甫十七直前訶之曰吾與若同六世祖者也吾父在殯不哀吾喪而肆無禮行縛送官矣其人氣懾而去仁者必有勇信夫君娶朱氏生子二輔衮輔冕衮之子三曰騏德駇德駿德冕之子三曰馴德駉德騑德同治十二年駿德官縉雲致諭加五品銜乃以 覃恩馳贈君爲奉直大夫皆歐陽公爲連處士墓表稱其行之以躬不言而信又爲太常博士周君墓表稱其孝于其親友于其兄弟余之文雖不敢望歐陽氏而君則無愧夫二子矣攸輒據墓志及

黃君式三所爲傳及其孫駿德所述遺事粗加次弟書之碣以表其阡

候選同知葛君墓表

平湖之鄉有古君子人焉曰壽芝葛君其爲人乃古所謂孝友睦婣任恤之君子也厥先爲江南之江甯人明之季有諱如宇者避亂而至浙江平湖之乍浦鎮其地曰牛橋是爲遷浙之始祖四傳而有諱元縣者以雍正五年武進士官山西大同參將嘉興府志平湖縣志皆有傳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鏇祖諱淞考諱楨字价人爲縣學生工書善射挽强弓左右發悉中士林與之是

生三子而君爲長諱肇基壽芝其字也幼磊落與常兒異以家貧棄鉛槧之學奔走衣食年十五渡海至崇明白波若山巨艑掀舞舟中之人愕眙相顧君陽陽如平常价人君之卒君年甫十有六有弟曰承基字克齋小於君一歲而有羸疾季弟曰丕基字子秋藐焉始孩君日在外謀升斗猶不足母張太淑人製黃白紙錢鬻諸明器之肆以佐饔飧君夜歸輒助之作至丁夜弗休其艱苦如此而事母孝撫弟妹厚簞瓢捽茹宴如也年二十三始游於閩出所學以佐人人爭以厚幣聘之家稍稍裕乃歸兩女弟於良奧之家裝送甚盛或問之曰吾

母所憐愛敢不盡心乎然力實未足檝捐營辦不使太淑人知也道光中英夷釁始搆創艾於粵東而棄疾於吾浙君在閩聞警遄歸奉母以避於鄉匿先世木主以行其餘出器處器勿顧也所居地甚僻距城且二十里日徒步爲太淑人市鮭菜雖雨無閒及寇退而返家中什器蕩然無復存者君壹不以介意曰吾家故貧此復吾故耳以母老不欲遠出而太淑人以室毀於寇强之行乃復如閩未一年太淑人卒君以不獲親含斂啼曰吾不可爲人矣旣免喪爲兩弟授室自後復游於閩凡客閩三十餘年其兩弟亦賢且才佐君成家日益饒衍

族姻之待以舉火者數十家而粵寇之亂又作君挈家轉徙兵火間凡十有七遷始由滬而遷於閩越焉以先人邱隴爲憂亂定復歸松楸無恙君乃躬自節省銖積寸累創建宗祠創立義莊置田千有餘畝釐十有三區歲入其息上以供祭祀下以賙族之貧者手定條例垂示子孫讀君所自爲記藹然仁人孝子之言也生平篤於天性其女弟之歸朱氏者早卒遺一女君攜歸育之長而嫁之一如嫁兩女弟時克齋予秋兩君亦先下世君教養其遺孤與己子等有同祖兄頑嚚不友以酒爲凶至則謾駡無人理君問所需而予之始去去數日則

復至則又子之及其人死君爲養其嫠撫其孤而其孤亦無狀甚於其父君卒善遇之父君子仰給於君者凡四十年如一日其避粤寇之亂恆以所乘舟濟人於斷潢絕港閒耄倪之顚仆道路者多賴以免焉方帆風出吳松口有二孺子號於洲之澨使問之曰羅店鎮郭氏子也今無歸矣則挈之之閩復使人至滬蹤跡其父母所在而歸之嫗屬中有孤女依君以居君擇壻嫁之其所嫁壻今爲官人壻有故交以負人錢頌繫於官君以已錢償所負出其人凡君所爲類如此豈非所謂孝友睦婣任恤之古君子哉君雖不仕嘗以同知注選籍累

授奉政大夫封中議大夫元配許繼室以劉以丁皆
封宜人晉淑人生丈夫子二曰金烜光緒五年舉人
內閣中書曰金銘縣學生是爲克齋君後女子子一人
其壻沈虞韶早卒以節孝旌其門孫男三人曰嗣滐嗣
濂嗣淞孫女四人君生於嘉慶十二年七月[illegible]卒於
光緒六年四月丁未年七十有四金烜等於君卒之年
十月庚申葬君於平湖縣太平橋之詡字圩三淑人祔
焉而屬余爲文以表其阡余惟表墓之例在舉其大節
表示後人不必覼縷其細者然君既未仕不獲設施於
世而其行誼則實有合於古者孝友睦婣任恤之道故

剌取其子所爲行略而備書之使人知周官大司徒以六行敎萬民者不外乎此後之人過斯墓讀斯文肅其德而善良焉則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道或亦有裨與

翰林院侍讀學士林君墓表

光緒四年十一月己酉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江蘇學政林君卒於官巡撫以聞 皇太后以其在
穆宗毅皇帝時曾預君講務成之列緬懷舊學有惻
聖懷 璽書悼惜 賜女子開棻爲舉人異數也於是諸孤奉其喪以歸其明年十有一月丁酉葬於侯官縣陣坂山之陽先期具書狀走見下乞銘於

櫃書至而君之葬迎月矣銘幽之文無及焉乃舉君行誼之大者表於其阡按狀君諱天齡字受恆又字錫三姓林氏福建長樂人其十世祖由長樂遷省城遂家焉而仍籍長樂曾祖輔廷祖逢春雄於財喜施與耗其貲父經光能承其志以舉人官黔中二十年歷任劇縣權牧守多惠政然性鯁直不能事上官年未六十引疾歸所得俸錢輒以贍族姻之貧者無銖余寸錦之儲而稱貸者猶踵於門解衣質錢以應之無吝也生丈夫子三而君為長幼穎悟異常兒然以廉吏子又少孤一家十餘人皆恃君生母劉太夫人織紝以食太夫人泣君亦

泣機聲鐙影間漣如也長樂陳公學瀾以耆年舊德教
授鄉里知君之才許以其子妻之招之就學舁以膏火
之資每語同學者曰如林生者豈長貧賤者哉年十八
充府學生以詩賦受知於長洲彭文敬公公授以儒門
法語一書曰士先器識吾願子不徒以文章名也君自
是始博覽先儒之書其所造於姚江爲近然其論學曰
主敬主靜一也而學者必從主敬始則程朱之說尤爲
無弊矣咸豐五年應鄉試中式副榜九年舉於鄉其明
年成進士改庶吉士請假南歸主臺灣海東書院講席
者兩年臺灣縣大海中風濤洶湧行者畏之君與陳夫

人俱往舟至澎湖颶風大作砰訇淙射波而上搖而下
釜甑皆毀不能具食者五六日同舟之人惶惜失措有
號哭者君手一編讀之陽陽如平常既至立課程校文
藝講求義理陳說古今與諸生相勉爲根柢之學暇則
或爲歌詩以娛之臺灣之俗窳而悍僿而不文主講席
者率鄙夷之又以瘴癘之地不久輒求去無有勤懇如
君者於是諸生咸大喜南北兩路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同治二年假滿還　朝散館授編修瀋陽相國倭文端
公方掌翰林院事獨器重君每與縱論古今學術得失
未嘗不稱善又見君所擬治安策四篇奇賞之薦於

朝遂有 上書房行走之命當是時朝政清明宮府無間而不得志者有所觖望從而媒孽之意叵測君力言於文端又以書進反復數千言文端韙之事遂寢越數日廷臣亦有疏論是事者不知君已先之矣俄奉 命視學山右所至嚴關防杜弊竇試之日鍵內外門禁僕隸出入終日危坐堂皇食於是飲於是皆以一人於門隙傳送茶銚飯筥必驗也閱試卷遇有佳者或字句有疑則召而試之以定去取其或議論權奇能馳騁筆力則文雖未純亦皆甄錄曰其文如此是非庸庸者也收之或可爲 國家得一士之用棄之則鬱邑侘傺頹然

自放於禮法之外而其甚者以跅弛之材挾不羈之志如唐之黃巢明之牛金星李巖皆其已事也是尤可懼矣君之所慮者遠而所見者大類如此未滿三載以

上書房備人 召遲朝 命授孚郡王及惠王二子讀九年以贊善充江南鄉試副考官闈中積勞歐血復

命前一夕猶歐血至升許已而擢侍講轉侍讀京察一等 記名以道府用政府中有知君貧者議出之為監司 皇太后以廷臣品學無逾君者 命在

弘德殿行走君拜疏辭疏入 召見 溫諭勉之君感激流涕遂入直寅而入申而出每當天寒風勁驅車

東華門輪鐵碾冰雪中轔轔然霜霰騰躍入帷齒相擊也君素有風欬疾至是益劇然以聖學爲重雖甚病不敢以休沐請穆宗每閒數日必問曰汝嗽稍可邪十一年轉右庶子權國子監祭酒是歲大婚禮成上始親政以萬幾無暇不能日御書房君與同直許公合辭言十餘事其尤要者曰勤聖學保聖躬罷土木上韙其言未幾有江蘇學政之命君出都時賦詩曰三年講帷慙無補但願羣公輔聖明情見乎辭矣未至江蘇道拜侍講學士尋轉侍讀學士其視蘇學也與視晉學同而遇士

較寬士亦輒敢干之者手書數百言榜諸堂惓惓以祇
學厲行爲多士勗又會同督撫言于
朝請以太倉陸
桴亭氏從祀
文廟部議從之故事鄉試中式者必自
書年貌及三代名氏學政使者詢之親供由使者咨禮
部而吏胥即因以爲利江蘇尤甚君嚴禁之士林稱焉
十三年冬
穆宗崩明年正月
遺詔下君自以
講幄舊臣不獲攀髯一慟北望擗踊欷歔澎湃爲言
先朝故事未嘗不涕泗横流也光緒二年學政報滿奉
命留任於是視事如故四年八月自江陰行部至太
倉而疾作十月辛未至松江甫入試院氣逆上不可止

或勸回署不許力疾行試事至卒之日天遲明卽起手書四書文題四道發提調官考試童生猶以不克親莅爲憾午後尚進糜粥與幕中諸友談文藝相酬答漏將小極將就枕甫發狀奄然逝矣手加膝猶趺坐也事出倉卒故無遺疏而卒爲之日 朝廷震悼下 詔褒歎賞延於世蓋君直內廷久其學行固 兩宮所深悉矣配陳夫人賢而才主內政三十年咸有條理故君未嘗一問家事也子五人長開章光緒元年 恩科舉人官郎中次開棻卽君歿後賜舉人者也官內閣中書又次開馥開鈞開淦女子子二人孫一人胥生孫女二

人羡以君之賢又為廿餘舊學後之過是墓者宜何如
矜式歟樾自君視學江蘇始相識不足以知君之深謹
就行狀撮大略刊貞石與來世乃系以銘曰
天啟　穆宗聖神文武削平禍亂乂安區宇一二
儒臣日侍禁籞啟心沃心豈曰小補懿歟林君字畫高
雅三十登朝遍籍金馬敬奉丹書親承　天語出其
緒餘聲動朝野三晉三吳同被時雨厥德之純厥學之
裕雖齎於年垂聲千古謂余不信視此抔土

兵部候補主事汪君行述

君姓汪氏諱丙照字蓮府安徽休甯人世居縣之回都

其族繁所居成聚遂以姓姓其邨曰汪邨曾大父諱秩大父諱承炘考諱彥瑞始娶程氏生一子而卒繼娶吳氏生五子君其四也於兄弟行居五家素富厚長兄東垣君承父業奉吳恭人僑居常州君時猶年少事吳恭人孝事東垣君敬於諸兄弟怡怡如也所師事者如丁君士元馬君晉藩皆東南知名士而予舅氏平泉姚公及先君子先後主其家尤久余與同學為時文君之文出先君子每欣賞之余雖與俱學弗如也道光十六年以浙江商籍入杭州府學咸豐元年應浙江鄉試中式舉人君家自 國初來雖號素封然未有以科第顯者

其得科第自君始是時大盜已起廣西俄據金陵爲巢穴東南大擾而皖南北尤爲往來之衝君家自吳恭人之卒仍還休甯舊居君卽在本籍用古搏力之法捍衛鄉里五年春休甯陷君適至郡請兵故免於難遂道浙江如京師入貲得主事分兵部職方司行走居久之念家鄉屢經兵燹諸親故流離失所中夜思維展轉達旦乃請假出都寄孥於南昌而自赴安慶謁曾文正公於行營令相國合肥李公猶在幕府方將率舟師順流而下出海道以達於滬見君而器之欲與俱君願還徽辭焉李公乃爲書薦之皖南某觀察以君營茶局事嗟乎

李公一至滬遂出滬上規復江蘇旋乾轉坤爲中興元功君嘗日苟從之東下以君之才必能襄贊戎機裨益大局其功名詎可量歟而君惓懷桑梓辭謝就鹺行誼之過人遠矣茶局故無定程君既至手自規畫整紛剔蠹茶稅有加於昔軍餉饒裕而商人悅服徽與閩壤相接也時閩亂未紓故徽防猶亟駐重兵焉主是兵者適乞假回籍營中不逞之徒遂謀爲變以索餉爲名聚衆而譟觀察張公太守劉公禁之不可勢且岌岌矣君力勸發餉以杜其口散其衆括本局所有猶不足又貸之於鹽局鹽局餉既發衆乃無辭其勢遂定主兵者亦歸

誅其首亂者因以撫事使非君力主發倫之議其事未
可知此君之大有造於鄉里者也注邨亂後井里荒蕪
人民零落戶籍田結混淆撫別君皆綜而理之族有竹
坪君者以書畫有聲於時歿已久矣絕無後嗣猶未葬
君爲葬諸族之人倘君爲董不願君出君亦遂不復出
其兄弟五人皆前卒伯兄東垣君諱翔麟生三子仲兄
早世無子三爲友士君諱夢魁生二子四爲烝士君諱
振翎生一子季弟爲琴軒君諱兆蓉生四子諸子中東
垣君仲子曰鴻逵咸豐十一年舉人候補工部主事季
子曰鴻運候補浙江鹽場大使琴軒君長子曰鴻禧候

補禮部司務充倉監督此三人者尤君所才也而數年來諸子相繼下世無一存者孀婦遺孤煢煢相向皆賴君以活顧之藹然而君亦老且病矣晚歲謝茶局事優游鄉黨間嘗自爲楹聯屬余書之其辭曰柳下惠厄窮遺佚魯仲連排難解紛亦可見君之爲人矣光緒三年秋患痢疾久不差至四年二月甲申遂卒年六十有七娶洪淑人從君之京師而卒生六女一子子曰鴻祺妾吳生三女無子副生二子曰鴻福鴻祥有孫一人曰原琯鴻祺所生也余與君爲四十年前共學之老友故因其孤之請而撰次其事俾後有考焉